



CE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129

HAWTHORNE'S SHORT STORIES

牧师的黑面纱

——霍桑短篇小说集

学到这个人的一点皮毛,就胜过精深研究其他人。

——赫尔曼·梅尔维尔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 著 伍厚恺 译

Nathaniel Hawthorne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129

〔美国〕纳撒尼尔·霍桑 著
伍厚恺 译

牧师的黑面纱

——霍桑短篇小说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牧师的黑面纱：霍桑短篇小说集 / (美) 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著；伍厚恺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8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6452-0

I. ①牧… II. ①纳… ②伍…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5522号

书 名 牧师的黑面纱——霍桑短篇小说集

作 者 [美国] 纳撒尼尔·霍桑

译 者 伍厚恺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赵丽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452-0

定 价 33.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是美国 19 世纪中期浪漫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他的创作开始于短篇小说, 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Twice-told Tales*, 1837) 和《古屋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 1846)。1850 年出版长篇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 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 继后又出版了《带七个尖顶的阁楼》(*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1851)、《福谷传奇》(*The Blithedale Romance*, 1852)、《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 1860) 等长篇小说。他还有多种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于身后出版问世。

霍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 自幼丧父, 随寡母在塞勒姆镇的外公家生活, 而当地是历史上加尔文教派狂热迫害异端的著名“驱巫案”发生的地方。他深受清教徒意识的影响, 从原罪思想出发, 以抽象和严酷的“善恶”观念看待事物, 认为社会弊病和道德堕落的根源在于人性中一种固有的“恶”。另一方面, 他又生活在美国超验主义思潮兴起的时代, 超验主义崇尚人文精

神，提倡个性解放，强调个人的价值，开启了被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的新时期。霍桑受到这一场重要的思想运动的影响，一度参加过由超验主义者创办的乌托邦式公社布鲁克农场，与超验主义领袖人物爱默生和梭罗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看似矛盾的两种影响，在霍桑的世界观里是融合统一的。他抨击宗教狂热和偏执教派的反人道、非人性以及对人的天性的压抑、对精神的摧残；同时，他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社会问题和人性异化深感忧虑，基于宗教“原罪”观念，致力于在人心挖掘与暴露隐秘的“恶”，希望能引导人们以善行来洗刷罪恶，净化心灵，进而纯洁人心、改进社会。霍桑对人性的罪恶、堕落与病态的揭示，应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霍桑的思想观念，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多采用寓意和象征手法来揭示人性的阴暗与邪恶倾向，以怪诞情节、异域风情、超现实环境来营造一种神秘氛围，并长于刻画人的隐秘思想活动和情感激烈冲突，被称作“黑色浪漫主义”和“心理罗曼史”。

本书所选作品，从各个侧面展示了霍桑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其中有几篇突出显示了他的“原罪”观念和对人心中隐秘罪恶的揭示，如《牧师的黑面纱》写一位深受教民敬重的牧师突然在面部罩上一层黑面纱，终生不再摘下。大家凛然生畏，猜想黑面纱背后隐藏着某种秘密或罪恶，而牧师在临终时却说：“我环顾四周，看啊！你们的每一张脸上都有一块黑面纱！”。《小伙子古德曼·布朗》的主人公古德曼·布朗秘密接受魔鬼的邀请，

骗过妻子去密林中赴约，结果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庄重、可敬的虔诚人士以及教会长者、贞洁贵妇和纯洁少女”，甚至自己的妻子，都和自己一样来践魔鬼之约，原来人人的灵魂中都隐藏着秘密的“罪恶”。《能预言的画像》里的那位画家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深入到表象之下去探看……要看到人的心灵深处”，他的画笔能描绘“用魔法在心灵洞穴中唤醒的那种不变的表情”，竟然显示了一对情侣的内心隐秘，也预示了他们可怕的命运。

另几篇小说旨在揭示人类由于内在罪孽而产生的违反自然、有悖伦理和背离道德的欲望和行为。《海德格医生的实验》中的医生以似乎超越造化的神奇实验，给几个追求返老还童、渴望享乐生活的老人制造了一场可笑的幻景，给他们以“教训”。《埃莉诺小姐的斗篷》中的埃莉诺小姐被称为“傲慢者中的最傲慢者”“践踏人类同情心的人”，仅仅因为她对他人尊严的轻蔑与践踏，酿成了可怕的瘟疫。《罗杰·麦尔文的葬礼》里的主人公背弃了神圣的誓言，最后竟以爱子的死亡作为补赎。

霍桑的作品常表现科技发展对人性和社会所产生的破坏作用，《胎记》和《拉帕西尼的女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胎记》中的艾尔默是一位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坚信科学的力量高于一切，执拗地要配制出一种神奇的药剂以去除美丽妻子面部的红色胎记，使之臻于完美，结果害死了妻子。《拉帕西尼的女儿》里那个精神近乎变态的医学家，其科学的探求变异为狂热的野心，不仅培育出各种含毒的艳丽花草，还用自己的女儿做毒物实验，使女儿“成为自己对科学的疯狂热情的牺牲品”，最终葬送了女儿的爱情和生

命。霍桑认为，一切野心勃勃、违背伦理、对抗自然规律的科学
研究都将酿成悲剧。

霍桑对科学技术的看法，其实也与“原罪”观念有关——在
他看来，人类“征服自然”的野心也属于基督教的七罪之列，即
人类僭越自然、妄图主宰宇宙的“骄傲”和源于人类压榨自然以
求福祉的功利“贪欲”，这与西方自卢梭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一脉
相承，对我们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颇有启发。事实上霍桑并不
简单地、绝对地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本书收入的《美的艺术
家》为例：一个堪称“艺术家”的年轻钟表匠造出了神奇的能飞
翔的机械蝴蝶，但因为是出于对美和爱的追求，霍桑并未对他的
技艺有丝毫苛责，却抨击了毁灭他的世俗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
《雪人》更是别具一格，描述一对天真无邪的小姐弟堆成的小雪人
竟然获得了生命，成了孩子们的玩伴，倒像一篇优美纯净的童话，
一首对自然的神奇性的讴歌。但小雪人最终却毁于父亲那被物质
化的愚钝头脑，让人读后心情沉重而悲凉。

目 录

海德格医生的实验·····	1
胎 记·····	14
拉帕西尼的女儿·····	36
牧师的黑面纱·····	72
埃莉诺小姐的斗篷·····	89
小伙子古德曼·布朗·····	105
罗杰·麦尔文的葬礼·····	123
能预言的画像·····	146
美的艺术家·····	164
雪 人·····	194

海德格医生的实验

那个极其古怪的人，年迈的海德格医生，一次邀请四位可敬的朋友到他书房里聚会。客人中有三位是长着白胡须的绅士——梅德本先生、基利格鲁上校和盖斯科因先生，还有一位芳华消萎的女士，叫作威彻利寡妇。他们是一帮阴郁的老家伙，一辈子命运不济，而他们最大的不幸还在于不久就要进入坟墓了。梅德本先生在壮年时代曾是个发达的商人，可是因为一次疯狂的投机生意而丧失了全部财产，现在只不过比乞丐略胜一筹而已。基利格鲁上校在堕落生活的追求中荒废了大好年华，也耗竭了他的健康和体质，从而染上了一大堆疾病，譬如痛风症和其他种种折磨身心的病痛。盖斯科因先生是个身败名裂的政客，恶名昭著，或者至少说至今一直是恶名昭著，直到时间将他埋葬，从而使如今这一代人已不知道他，才得以湮没无闻而不致遗臭万年。至于威彻利寡妇呢，据说当年是个大美人，不过因为某些飞短流长的谰言谤语使得城里的士绅名流都对她侧目而视，许久以来便不得不销声匿迹了。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三位老绅士——梅德本先生、

基利格鲁上校和盖斯科因先生——都是威彻利寡妇早年的情人，有一次为了她争风吃醋，几乎要割断彼此的脖子。在我继续往下说之前先透露一点情况，海德格医生和他的四位客人有时会被人们看作有点儿精神失常——上年纪的人当受到眼前的烦恼或者悲惨的回忆骚扰的时候，这种情况确实是常常发生的。

“我亲爱的老朋友们，”海德格医生一面招呼他们就座，一面说，“我在书房里常做一些小小的实验自娱，现在我希望你们来帮助我做这么一次实验。”

假如种种传言确切无误，那么海德格医生的书房一定是个非常怪异的地方。它是一间光线阴暗的老式房间，蜘蛛网在四处结着彩饰，布满了年代久远的尘埃。周围矗立着一些橡木书橱，下层的架子里塞满了一排排巨大的对开本书和黑体字印刷的四开本书，上层架子里则装着羊皮纸封面的十二开本的小书。正中的那个书橱上面，放着一尊希波克拉底^①的青铜半身雕像，根据权威消息，海德格医生治病时每逢遇到疑难病症便要同这尊雕像磋商。在书房那个最幽暗的角落里，立着一个又高又窄的橡木柜，柜门微微开着一条缝，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里面有一副骷髅。在两个书橱中间挂着一面镜子，高高的布满灰尘的镜面嵌在暗淡无光的镀金镜框里。关于这面镜子有许多稀奇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凡是这位医生的死去的病人，其亡灵全都住在这面镜子里，每当医生照镜子的时候，他们就会面对面地凝视着他。书房的对面悬

^①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 460—前 370）：古希腊医生，被视为医药之父。

挂着一位年轻女人的全身肖像，身上锦缎刺绣的华服已经凋败褪色，花容玉貌也同服饰一样暗淡无光。大约五十年前，就在海德格医生即将同这位年轻女子结婚之际，她因为偶感不适而吞服了她的恋人所配的一副药剂，便在新婚之夜香消玉殒了。我们还没有说到书房里最奇怪的一件东西，那是一部笨重的对开本大书，用黑皮革封面装订，夹着硕大的银扣。书脊上一个字也没有，谁也说不出它的标题。不过众所周知那是一本魔法书。有一次，一个女仆把它搬起来，只不过想扫一扫灰尘，橱柜里的那副骷髅却发出了咯咯的响声，画里的年轻女子伸出一只脚来走下地板，几张吓人的鬼脸也从镜子里往外窥探，同时，那尊希波克拉底铜像也怒冲冲地皱起了眉头，喝道：“不准动！”

海德格医生的书房就是这个模样。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夏季的午后，房间的中央放着一张像乌檀木一样漆黑的小圆桌，桌子上放着一只形状美丽、工艺考究的雕花玻璃瓶。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透过两块已经褪色的厚重的锦缎窗帘，直接映照在玻璃瓶上，所以玻璃瓶上反射出一片柔和的灿烂光彩，投射到围坐在桌子四周的五个老人那灰白色的面孔上。桌子上还摆放着四个盛香槟酒的玻璃杯子。

“我亲爱的老朋友们，”海德格医生又说了一遍，“我可以仰仗你们的帮助，来进行这次极为奇异的实验吗？”

海德格医生本是一位非常奇特的老绅士，他的怪癖已成为千百个奇异故事的核心。其中一些传说之所以会得以流传，说来惭愧，多半是因为我这个人人生性爱讲实话；倘若现在这个故事中任

何一段文字会使读者惊诧莫名而心旌动摇，我自当毫无怨尤地承担胡编乱造的罪名。

医生的四位客人听见他讲到准备做实验，都预料那不会是多么奇妙的事，只不过是 在一个抽气筒里杀死一只小老鼠，用显微镜查看一片蜘蛛网，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小把戏而已，那是他常常用来折腾亲密朋友们的玩意儿。可是海德格医生并没有等他们回答，便蹒跚着走到书房那头，随后便抱着人们公认为魔法书的那本硕大的黑皮封面的对开本厚书回来了。他解开银扣，把大书打开，从印满黑体字的书页之间拿出了一朵玫瑰花，或者说它曾经是一朵玫瑰花，因为现在它那青翠的嫩叶和绯红的花瓣已经变成了褐色，这朵年代久远的花捏在医生手里似乎随时都会碎成齏粉似的。

“这朵玫瑰花，”海德格医生长叹一声说，“就是这朵凋谢的、快要粉碎的玫瑰花，五十五年前还在盛开怒放哩。这是西尔维娅·华德送给我的，那边就挂着她的画像；我本来准备在婚礼上佩戴它的。五十年来，它一直被夹在这本旧书的书页之间珍藏着。现在，你们认为这朵半世纪前的玫瑰花可能重现芳菲吗？”

“无稽之谈！”威彻利寡妇说，怒冲冲地把头一甩，“你倒不如问一个老太婆满是皱纹的脸能不能再现青春哩。”

“那就瞧着吧！”海德格医生答道。

他打开瓶口，把那朵枯萎的玫瑰花扔进瓶中的水里。一开始，这朵花轻轻地浮在水面上，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吸收水的湿气。可是没过多久，便可以看出开始发生一种奇妙的变化。那些压扁了

和干枯了的花瓣微微颤动，色泽渐渐加深为绯红，仿佛那花朵正从死一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纤弱的茎干和缀着叶片的细枝变得青翠了；半个世纪前的一朵玫瑰花看上去是那样鲜嫩，就好像当初西尔维娅刚刚赠送给她爱人时一样。它还说不上是盛开怒放；因为还有些娇嫩的红叶轻轻地蜷曲在它那湿润的花心周围，而花心里还有两三点露珠在闪闪发光。

“这确实是一手挺妙的把戏，”医生的朋友们说，他们满不在乎，因为大家曾经在魔术师的演出中看到过更精彩的奇迹，“请你说说，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呀？”

“你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青春之泉’吗？”海德格医生问道，“西班牙探险家朋斯·德·勒昂在两三个世纪之前就在寻找它了。”

“可是朋斯·德·勒昂到底找到它没有呢？”威彻利寡妇问道。

“没有，”海德格医生回答，“因为他根本没有往正确的地方寻找。如果我所听说的情况是正确的，这口著名的‘青春之泉’应该位于佛罗里达半岛的南部，距马卡科湖不远。它的源头被覆盖在几株巨大的木兰树下，那些木兰树尽管生长了许多世纪，但因为获得了奇妙的泉水的滋养，一直长得像紫罗兰一般娇艳。我的一位朋友知道我对这类事物素来好奇，便给我送来了你们所看到的瓶子里的东西。”

“嗯哼！”基利格鲁上校说，他对医生所说的故事连一个字也不相信。“那么这种液体对于人的身体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呢？”

“这你自己去判断好了，我亲爱的上校。”海德格医生回答，“在座诸位，我的尊敬的老朋友，欢迎你们尽量饮用这种妙不可言

的液体，重放你们的青春之花吧。至于我本人，既然在渐入老境的过程中备尝了许多苦恼，倒也不急于再返老还童了。所以恳请各位允许，让我仅限于旁观这次实验的进程好了。”

海德格医生一面说着，一面将“青春之泉”的水液倾注到四只香槟酒杯里面。这液体里显然饱含着起泡的气体，因为有许多小泡沫从杯底不断地升起，到了水面便爆裂成银色的雾气。因为这液体散发着令人愉悦的芬芳，几个老人也就毫不怀疑它具有使人兴奋和舒畅的性质；尽管他们对于其返老还童的功能持绝对怀疑的态度，却也愿意立即将它一口吞下。可是海德格医生要求他们稍等片刻。

“在你们饮用之前，我尊敬的老朋友们，”他说，“最好运用一生所获的经验来作为指导，先拟定几条一般的规则作为人生的指南，以便再次经历青春时期的种种危险。请想一想，假如你们享有了这种特别的好处，却又不能在美德和智慧方面成为当代青年人的楷模，那将是何等的罪孽和耻辱！”

医生的四位可敬的朋友并不回答他，只发出一阵微弱的震颤的笑声；既然大家已经懂得在错误之后悔恨必将接踵而至，可医生却认为他们竟然会再入歧途，这种想法也真是太可笑了。

“那么，喝吧！”医生说，一面躬身作礼，“我很高兴能选择到这么合适的人来做我的实验对象。”

他们用麻痹的手把酒杯举到嘴唇边。假如这种液体真的具有海德格医生所认定的功效，那么世界上再也找不出比这四位更迫切需要它的人了。他们看上去似乎从来不懂得青春和享乐到底为

何物，只像是造化在老年昏聩时产下的子孙，生来便是些灰白、老朽、枯槁和悲惨的动物，现在佝偻着身子围坐在医生的桌子边，即使眼前有了返老还童的希望，灵魂或肉体里也无法激起足够的活力。他们把那液体一饮而尽，再把杯子放回到桌子上。

确实，这几个人的面容几乎立即就有所改观，就好像饮下了一杯浓郁美酒似的，他们的脸上顿时闪耀着欢乐阳光的灿烂光辉。他们的脸颊上洋溢着健康的色彩，取代了原来那种使他们貌如死尸的灰白色泽。他们互相凝视着，相信真的有某种魔力开始抹平“时间老人”长期以来一直在他们的额头上深深镌刻的那些悲惨的皱纹。威彻利寡妇整理起她的帽子来，因为她几乎觉得自己又重新是个年轻女人了。

“再给我们一些这种神奇的水！”他们急切地叫喊着，“我们已经年轻一些了——不过还仍然太老！快点——再给一些！”

“耐心些，耐心些！”海德格医生说，他坐在那儿，以哲学家的冷静态度观察着这次实验，“你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变老的。现在半个钟头就变得年轻了，实在应该感到满意啦！不过，这水倒是可以任你们饮用。”

他再次向他们的杯子里斟满青春之水，而瓶子里留下的仍有许多，足以让整个城市一半的老人返回到他们孙子的年龄。当泡沫还在杯缘闪耀之时，医生的四位客人便从桌子上抢过玻璃杯，一口吞尽了杯中之物。这难道是幻觉吗？甚至在那口水正流下他们喉咙的时刻，他们全身的器官似乎就即刻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眼睛变得清晰而明亮了；他们那银白的发丝渐渐加深了色泽；坐在

桌子旁边的，竟是三位中年绅士和一位刚刚越过风华盛年的妇人。

“我亲爱的寡妇，你真迷人！”基利格鲁上校大叫道；他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她的脸，而在她的脸上岁月的黑影正在迅速消失，犹如黑夜在绯红的黎明中消失一样。

美丽的寡妇从来就明白，基利格鲁上校的奉承总是不能当成真话的；因此她猛地跳起来，跑到镜子跟前，心里仍然惧怕自己所面对的会是一张老太婆的丑陋面容。与此同时，那三位绅士的行为也足以证明“青春之泉”的神水的确具有某种令人陶醉的性质，除非他们那种精神亢奋是由于猛然解除了年龄的重担，因而变得飘飘然了。盖斯科因先生的心思不断地考虑着政治问题，不过这些问题到底是关系到现在、过去或者将来，就不是轻易能确定的了，因为那些见解和词句在这五十年来都是同样的流行。他时而放开喉咙滔滔不绝地吼叫着关于爱国主义、民族光荣和人民权利的口号；时而躲躲闪闪、含含糊糊地悄声细语，咕哝着提出这种那种危险，态度谨慎得几乎连他自己的良知也无法捉摸其中的奥秘；时而他又用抑扬顿挫的腔调和毕恭毕敬的语气说着话，仿佛某位君主正在倾听他精雕细琢的词句。基利格鲁上校一直在反复高唱一支欢乐的饮酒歌，还敲击着玻璃杯来给自己伴奏，同时用眼光上下扫视着威彻利寡妇那丰满的体态。梅德本先生坐在桌子另一边，正专心致志一元一分地计算着钱，想用这笔钱来开办一种新奇的买卖，准备驾驭一队鲸鱼到北极去搬运冰山，再到东印度去做卖冰的生意。

至于威彻利寡妇，她正站在镜子前面对着自己的影像屈膝行

礼，痴笑不已，她还朝它打招呼，仿佛那个影子是她在世上最亲爱的朋友似的。她探头把自己的脸凑近镜子，想看清长久存在于自己记忆中的那些皱纹和鱼尾纹是否真正消失了。她仔细查看头发里的那些银丝是否已经完全转黑，以便能将那顶肃然可敬的帽子安全地扔到一边去。她终于轻盈地转过身子，踏着舞步向桌子走去。

“我亲爱的老医生，”她高喊道，“请再给我一杯！”

“当然可以，我亲爱的女士，当然可以！”医生殷勤地回答说，“瞧！我已经把杯子斟满了。”

事实上，四只玻璃杯都满满地斟上了这种神奇的水，水面上沸腾的泡沫散发而成的纤细雾沫就仿佛是金刚钻在闪烁光辉。这时正接近日落时分，书房比刚才更幽暗了；但是玻璃瓶里放射出一种柔和的、月光似的华彩，映照在四位客人和医生身上。医生坐在一把高靠背的、雕镂精美的橡木扶手椅上，显示出一种年高德劭的尊严，颇有“时间老人”的气派，而“时间老人”的权威除了这几位幸运者外是从来不曾受到过非议的。甚至当他们一口气喝下第三杯“青春之泉”的时候，医生那神秘莫测的面容也几乎使他们深感敬畏。

可是紧接着，青春生命的活力猛然喷涌，贯通了他们周身的经脉。现在他们已经回到了幸福的青春盛年。而老年，连同它那一连串悲惨的忧虑、痛苦和疾病，回忆起来只不过像一场噩梦的骚扰而已，他们如今从梦中快乐地醒过来了。他们的心灵本已过早地失去了鲜亮的光彩，而一旦心灵变得灰暗无光，世上一切接续变幻的景象就只不过像挂满褪色图画画廊而已；可是如今心灵